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下

宋袁樞撰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
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
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
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

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

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
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
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
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益為
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
少有減省帝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
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
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

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晏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嬌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皆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

佗復以聞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
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而反之既非其
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
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
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
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彞使桓
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
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

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
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
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
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
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
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
紂楚靈秦皇為深謐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又有
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

同之臣雖篤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
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
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
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褐被縹綾半袖
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
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
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
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

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勾踐養船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

有天下至孝文時惟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
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
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
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
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
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

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

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東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美甫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

水轉百戲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閣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竦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

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
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
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
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
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
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
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
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

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倘復使民宜
明其令使有定期以次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
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
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
無使汙於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
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

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
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
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
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
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今
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
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

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殷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甚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鍾簾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
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
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各一龍
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
取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
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
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
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

為時王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

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
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
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
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
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
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
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
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

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

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
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
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
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
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
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幣
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
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

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

恐不及而工役不輟後靡日崇帝歲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

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按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權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

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
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
釋甲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
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
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冠讐之心矣惜乎舍堯
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後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
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

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鷙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碁跡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司馬懿誅曹爽

魏明帝景初二年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

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設軍將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

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尚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

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
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
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
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
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
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
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
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

後事屬之劉放孫資父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
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
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
問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
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
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
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
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

因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
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
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
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
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
軺闊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
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

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遣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聞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挫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

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為
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
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
諮詢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
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
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
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

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
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
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
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
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
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
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
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

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與弟羲曰
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
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
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軌復枉奏毓免官衆論
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
為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
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

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
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
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
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
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
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
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
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為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强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鼃錯之計削黜諸

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釀鍾文景由地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
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閑官用事君
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
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
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
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
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

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
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
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
相維制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
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
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
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
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向冀以此論感悟曹爽
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
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
政慎於其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
以垂於後宣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
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
瑞可感而致也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

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黨屢改制度太傅懿
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
玩充叔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
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
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
曰揔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閑城門誰復內人者
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

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與信清
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與大怒劾
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
慾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
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
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
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完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
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荆

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
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
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
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
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
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
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
退告與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

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蛇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

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衰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軶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輶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軶言太切至軶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軶為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
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
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
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
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
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
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皆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
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

亂國憲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
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日
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
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
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
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
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俟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與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與宜早自歸罪又使與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與惟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與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

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
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
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
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
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
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
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
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

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

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
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
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
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
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
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
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
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

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慘懿曰
彼各為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
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
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
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
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
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
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
為人死覩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敵遂出事定之後敵歎
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泰山羊
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
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
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
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
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

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比禽獸不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之偉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
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
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
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
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
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
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
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

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八月吳主封子

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
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
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
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宜二宮宜有降殺以正
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
為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
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

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
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殫而宿留
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遂言更以致隙
曾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
至其解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
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
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

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
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
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傳容
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
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
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全公
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
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

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
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
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
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
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
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
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
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

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
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
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
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
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
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
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
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

與譚有隙為破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
緒與之爭功譚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
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
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
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
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還吳主以
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陳吳主意乃稍解
嘉平二年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

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
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
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
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
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靜之曾孫也秋
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
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不堪其憂雖

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
晁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
見甚惡之勅據晁等無事忽忽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
象各上書切諫據晁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
牽據晁入殿據晁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
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郡丞晁斥歸田里羣司坐諫
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
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竒皆以其黨

霸譖和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十一月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 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 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

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琊王居虎林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

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

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夏四月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

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

琅琊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恪為牋以遺

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讐有

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

後身益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強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拜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

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
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
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
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
赦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乃云正自
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
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
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
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
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
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病者能
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懼欲為大
王除危殆於萌芽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
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

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妃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諸葛恪寇淮南孫紂逆節附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小
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
剛狠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
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
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
兼二至而管要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

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
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諧當世之務聞善速於
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
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
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
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禪方與來敏對棋意
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辨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
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之國

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惟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禪性之寛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爲太常胤吳主婿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因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
據侍中孫峻入卧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弘素
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
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謚吳主曰
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為
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初吳大帝築東
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
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

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
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
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
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
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
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
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

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
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
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
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閒夫軍無耳目
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
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
詔袒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
其肥壤使還墮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

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

等三道擊吳。十一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渡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大舉，帆二日即至東闕。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

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緣竭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柏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為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驢駿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
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
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
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
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呑即仇讐欲
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
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

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閒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

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蟻蟲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愛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

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闕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勝脩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

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棄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圖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

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
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絶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
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
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
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
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
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
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

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收食我麥非深根之寇
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
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
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按兵自守
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
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
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
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

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
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
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
印綬去為信乃授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
綬特乃乘夜撤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
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
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
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

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未異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奉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呼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怨讐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令諸葛恪新秉國政而

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
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
之由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
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
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
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
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
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

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
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
將入之夜精輒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
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
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
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
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
脩脩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

入劔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
未善乎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數
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
葛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
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
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
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
篋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

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
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
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
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
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
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
滅父子三首集市積日觀者數萬言聲成風國之大刑
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

哀生見格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
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憚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
同域鑿掘研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
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
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
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
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
不大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

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
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
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
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
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
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
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
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

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

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
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
公族若承嗣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乃
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
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
曰鯀禹罪不相及胤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
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

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

公主

甘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綸峻卒吳以琳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

呂據等還呂據聞孫綽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賈胤為丞相綽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綽冬十月丁未綽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綽為亂迫融等使作書難綽胤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

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脩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紂就公時夜已半脩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為脩盡死無離散者脩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紂兵大會遂殺脩及將士數十人夷脩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十一月吳孫紂遷大將軍紂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

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紂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紂事泄紂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紂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

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琳以吳主親贊政事多所難問甚懼
返自鎬重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
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閭分屯諸營欲以
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
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
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紂諫不從由是益懼
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承謀誅紂全后父尚為太
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紂專勢輕小

於孤孤前勅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淮南三叛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

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紳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紳同堂姊避追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

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綸九月戊午綸夜以兵襲尚執之
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
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
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
食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
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綸使光祿勲蓋宗
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
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

者下異議皆震怖曰惟將軍令紂遣中書郎李崇奪吳
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彞不肯署名紂怒
殺之典軍施正勸紂迎立瑯琊王休紂從之己未紂使
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瑯琊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
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
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瑯琊王行至曲阿有
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嗚嗚願陛下速行王
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紂以瑯琊王未至欲入居宮

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而已選曹郎虞汜
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
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
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
名後世也紂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紂命弟恩行丞相
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瑯琊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
帳為便殿設御坐已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
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紂

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綸稱草恭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下詔以綸為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閭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瑯琊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瑯琊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

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
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
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
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
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
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
司敗夫射鈎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
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

為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
洪業泣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
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綸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
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
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
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主銜
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
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

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紂懷怨悔上欲圖反者吳主執
以付紂紂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
之紂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取武庫
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紂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
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
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紂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
告紂謀反吳主將討紂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
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

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紂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紂益懼戊辰臘會紂稱疾不至吳主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紂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紂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紂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紂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紂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

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紂復曰願沒為官奴吳主
曰卿何不以脩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紂首令其衆曰諸
與紂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闖乘船欲降北
追殺之夷紂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
吳主改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吳主詔
曰盛夏出軍士卒損傷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
之任死於暨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